



琴台客聚 彥火

死過一次的錢鍾書

年前蒙惠兄贈他在內地購得《記錢鍾書先生》（1995年，大連出版社），一直放在案頭。這本書收有我於1981年4月訪問的《鍾書訪問記》。

錢先生一般不接訪問，那趟我是仗着翻譯家馮亦代與他深交去訪問他的，馮亦代親自陪同我去拜訪。

這篇訪問記因為談了一個半鐘頭，涉獵的內容頗廣泛，不少雜誌、報章加以引用。

1979年5月，錢先生隨同中國文化代表團訪美。在西岸期間，耶魯大學趙浩生教授曾想訪問錢先生遭到婉拒，可見錢先生對要求訪問的門戶是關得嚴嚴實實的。

有位荷蘭的華人女作家在北京文史家吳泰昌的帶領下直闖上門。錢先生因為礙於吳泰昌面子，虛與委蛇，錢先生只說了一些不着邊際的話，這位女作家後來大事宣揚一番說她是第一個訪問錢先生，貽笑大方。

時光荏苒，屈指一算，打從1981年訪問錢先生開始，迄今已是42年前的事。

驀然想起，今年是錢先生逝世

25周年。說起錢先生的淵博學問，我想古今中外，無人可與之倫比的。

他老人家精通五種外國文字，讀過他的作品，與他交往的人，無不佩服得五體投地。

錢先生曾死過兩次。第一次宣布錢先生逝世的是學術界泰斗夏志清，他於1976年公開表示錢先生已作古，並寫了悼念文章，大抵是以訛傳訛吧。

因為那個年代，錢先生與一大批老一輩文化人一起在文壇消失了，不是繫獄就是下放五七幹校勞動。

錢先生屬於後者，對於他們的行跡無從稽核。正如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，也曾想頒授諾貝爾文學獎給沈從文，也因誤傳沈從文過世而作罷。

海內外的文化人對錢先生一眾五四運動以來的文學作家都很關心。

文革十年，這些作家音訊杳然，靠的是一鱗半爪的零碎的傳聞，難怪關於他們的行跡都是真難難分。

對於錢先生本人及他婚姻的傳聞也不在少數。

（《錢鍾書逝世廿五周年紀念》，之一）



姚猴雅音 姚珏

星願

上周日，香港弦樂團舉行了「全為愛音樂會——弦動新樂章」，這也是我們和香港賽馬會合作推出的音樂能量+計劃中的第三場音樂會。大概300多個孩子在台上一同演出，雖然水準不同，有些才剛學了半年，有些跟着音樂能量計劃已經快7年了，他們在一起合作展示才華，卻意外地融洽與和諧。特別是孩子們一起演奏《我愛你中國》，我覺得特別感人。我覺得他們雖然不是一個正規的樂團，只是一個孩子們組成的業餘樂團，但他們今天演奏到這樣的水準，是真的能理解音樂中的愛國情懷、赤子之心，也真的能打動每一場現場聽眾的耳朵。這些孩子在我的眼中都是閃閃發亮的星星，他們滿懷夢想純真自信，用自己的努力照亮自己，也照亮別人。

音樂會曲目有《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》（《向星星許願》），這是迪士尼的經典名曲，來源於1940年電影《木偶奇遇記》的主題曲，是迪士尼第一首獲奧斯卡獎的歌曲。這首歌曲是主人公木偶匹諾曹的爸爸向星星許願，希望有個兒子的插曲。歌詞中唱到「當你對着星星許願，你是誰並沒有區別，你真心期望的一切，都會來到你的身邊……當你對着星星許願，你的夢想會成真。」這幾句我覺得講了星願成真的3個層次，首先是要放下自我，不要局限在先天的窘困和不平，要敢於向前；第二，就是真心努力，只有真心期望才會不懈努力，最終就會得到回報，得到幸運的眷顧；第三就是人要有遠大的夢想，向着浩瀚夜空漫天星斗許下願望，始終相信夢想成真，就能有真正實現的一天。

這次音樂會，邀請的特別嘉賓視障少女、小提琴演奏者丁怡傑，就體現了星願成真的故事。丁怡傑6歲學習小提琴，從小分不辨顏色，視力逐漸退化，但她不屈服命運，憑借頑強的毅力，每天練琴6小時，靠反覆聽曲、他人讀譜記住每一個音符，最終成功奏出「沒有光影的音符」，舉行了個人音樂會，用音樂能量傳達快樂、美麗和頑強。這些基層的樂童，同樣是克服了個人的困難，全身心地投入音樂中獲得成長、自信和夢想，才創造了今天充滿感染力的故事和演出。

我們的賽馬會音樂能量計劃已經堅持了6年，現在又推出音樂能量+計劃，把音樂的能量更廣泛地傳承、傳遞開去。這個計劃與特區政府推出的共創明「Teen」計劃異曲同工，但也更早用音樂藝術的美育教育開闢出獨特的進星之路。這些星星，不是明星，而是用努力寫下奇跡的平凡之星。去年我也參加了共創明「Teen」計劃擔任星級導師，最近已經有114名學生報名我擔任導師。上周日的演出，我特別邀請這些學生和他們的家長共300多人，免費到現場欣賞，讓他們看到之前已經學習的基層樂童也可以自信地站在舞台上演出，希望通過觀摩這麼一場有意義的音樂會，讓音樂能量傳遞下去，讓共創明「Teen」的學生們看到基層樂童的經歷，堅持與成功，讓他們也從中得到人生的正能量。

我想音樂的能量也真正是啟發人性的重要之途，我們的初心也是希望培養更健康、更自信的下一代。《木偶奇遇記》中主人公木偶匹諾曹一心想成為人，但卻受盡蠱惑，走了很多歧路，但他捨身救出父親，憑借勇敢、誠實和無私的人性，最終成為男孩。這個充滿寓意的童話藝術，其實也是告訴我們「歷盡千帆，不墜青雲」，「全為愛」既是培養德藝雙馨的成人，更需要多些無私奉獻的大愛之子。



水邊留痕 少爺兵

同行艷羨的佛系女神

前年內地女演藝人曾黎與樂壇唱將蘇運瑩、舞台女王楊丞琳組成「踢館三人組」亮相綜藝節目《乘風破浪的姐姐2》，由於現場的港星張栢芝也被曾黎這位在內地譽為「佛系女神」驚嘆到，目不轉睛地「盯」着人家看，更與在場的眾多女星讚嘆着已年屆40多歲的曾黎，依然氣質獨特「美美哇」的，其實在眾多觀眾心中也是「女神」級的張栢芝，就算經常素顏出鏡，何嘗不是顏值在線！但，張栢芝對曾黎的讚美，的確引起不少人對曾黎的再度關注起來，昔日的內娛女神依舊「吸睛」，就連楊丞琳亦被曾黎的京腔（京劇）所震撼到：「女神果然不同凡響，跟大家都是各有專長。」

內娛的男藝人說道：「當年曾黎是中國戲曲學院『96級明星班』的一員，與影后秦海璐、陳坤等人是同學，由於曾黎樣貌標致出眾，是學院裏公認最美的『校花』，裙下之臣多不勝數；曾黎學過聲樂、舞蹈、藝術體操等等的曾黎，年紀輕輕已考進中國戲曲學院主修京劇『青衣』行列，而京劇行裏有這樣的一句說話：『花旦易得，青衣難求！』在美女如雲的圈子裏，曾黎仍是最耀眼的大美人，加上表現不錯，被視為京劇青衣的好苗子，師長們對曾黎都寄以厚望，可是曾黎的性格和思維比較『佛系』，講求的是順其自然心態，故此內娛中人覺得曾黎這位佛系女神，一直如一顆『滄海遺珠』般存在於娛樂圈。如今已40多歲的她扮演着母親的角色，不過其古裝扮相卻硬壓過不少演藝小花，是觀眾視線的『漂亮母親』，美貌與演技同在！任何年代的帥哥美女都是特別吸人眼球的，在娛樂圈演藝人的顏值什麼時候都是先決的優勢，『顏控者』都已植根在審美眼光內，是不爭的事實，不過大家不應該將當年或現代的審美標準作為討論焦點，當年是當年，現代是現代，誰不是從歲月中走過來的人，都有着自己年代的審美角度。無疑，在娛樂圈只單靠樣貌是不行的，都會被評為『木美人』，但是演藝人的際遇和性格對他（她）們的事業前途的確影響不小，更有人認為演藝人原生的姓名在娛樂圈是不夠吸引，若有藝名作『包裝』會更容易令觀眾記住；若論真姓名與藝名的分別，倒是一件見仁見智的事情罷了，沒有絕對的好壞！」

娛樂圈給不少人的印象是波濤洶湧之地，沒有誰能「不被替代」，新人每天都會出現，哪怕只是有一天的停滯不前也會被遺忘，何等現實！可是，在某些演藝人的心裏，愛演藝工作的心沒變，縱使有被質疑，走過不少曲折彎路，就算一直一直走着只剩下「無名」，但因為喜歡，所以甘願。

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香港情懷

奇怪每次出門坐巴士都會出問題，不是搭錯車便是落錯車。那日大監製蕭潮順和大公關葉潔馨，邀請馬時亨先生和我們午膳，如此難得的聚會，我又因為落錯車而耽誤了，結果我成了最後一個到場，實在尷尬；還好，隨和友善的馬先生令我感到自在，見到我不停道歉，他笑着說：「沒關係，第一次和娛樂傳媒傾偈，我還知道你叫爽姐！」他的溫暖和幽默立即把我

不安的情緒舒緩！馬先生健談風趣，說到今次做新節目《香港情》他很開心，監製把林子祥（阿Lam）為節目重新演繹的《東方之珠》視頻播給大家聽，阿Lam對香港充滿感情的演唱，令人非常動容，有人聽到眼泛淚光，聽到毛管戰！監製說阿Lam在錄音室幾天便把主題曲完成；最初有考慮過用《獅子山下》這首歌，但此曲比較有地方性，而他們希望把《香港情》在內地推出，《東方之珠》是更大氣的。他說若然安排到在內地播，便要配字幕邀請內地有名的主持配音，令節目更適合內地的觀眾收看！

「香港情」就是香港人對這個地方的情懷，第一集張學友和張文新播出了，反應很好，平日沒有談及的都說到了，事實上，學友甚少跟傳媒提及一些私人生活，更多的時候只是宣傳新歌新片，否則大多數時間只留在家中，公開場合不可能見到他，我跟他工作上往來這許多年，記憶所及只跟他吃過一



◆馬時亨（左）和家燕姐、祥仔都有香港情懷！ 作者供圖



黃學隆

我家的家族創業紀念館

某日休息，我帶着一家老小回到老家丹竹村。滿叔公看到我回來，高興地拉着我的手，逕自帶我到家族這幾年修繕好的創業紀念館——塘面上。

塘面上只是一排非常普通的兩層一字形土樓，相對於老家永定成百上千座大大小小造型各異的土樓而言，太普通不過了。但對於我們家族而言，卻並不簡單，因為它承載了我們家族4代人的創業史。兩層樓房共有6間展廳，分別由一樓的器樂館、接待廳、書法室，二樓的農具展廳和兩個副業道具展廳組成。

塘面上是我太祖父於1865年開建，於1869年建成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。門前本有一條小道，沿着這條小道，往南再往東可進入湖山鄉，再到漳州平和縣境內；往北可以直通下洋村，向北再向西後可到沿江村，再往西就可到廣東大埔縣大嶺鎮。以前這裏是村裏與外界聯通的交通要道，建好後，太祖父曾在此裏開了幾年私塾，後改經營起小吃舖與旅館。每次到塘面上的時候，想着太祖父那個積貧積弱的年代，要蓋起這樣的一幢房子確實不容易。

滿叔公說一樓展廳，以前作用最大，太祖父晚年就是在這幢大樓裏經營點營生。當時祖傳的林地裏有很多毛竹，太祖父就帶着我公太和滿公太，做起了造紙的營生，在這幢屋裏辦起了造紙廠。農忙時幹着農活，農閒時公太白天就要上山準備造紙用的原材料了，主要是砍些嫩毛竹、大葉膠，晚上回來點上煤油燈或燒起乾竹片照明，加班加點把嫩竹除去青皮的內層，製成80至90公分長的小竹片，每晚上這樣做，成批了再把它們放入一個大池子裏，一層石灰一層竹片，加上水，讓竹片在石灰水裏滾泡幾個月，等竹片滾爛後，就開始把大葉膠放入另外一個池進

行滾泡，直至泡爛後備用。竹片泡爛後就用腳來踩，直至踩成漿，倒入大葉膠水稀釋，用竹耙子撈去粗渣，再加入適量的水，變成可生產用的紙漿，最後用紙模一張張的把濕紙從紙漿中操起來，放在烤爐壁上烤乾，打包成一刀一刀的待賣。滿公太當時讀書多，被十里八村的村民推選為里長，在外做得事多，造好的紙就全靠他去出售了。因為一家子勤勞，在那困難時代，公太和滿公太還養育了很多子孫，亦供子孫讀了較多的書。

公太與滿公太一人在家幹農活做點營業，一人從政兼從商，一家子日子過得還馬馬虎虎，相對平靜，但到了解放戰爭時期，因為國民黨時常抓壯丁，平靜的日子終究被打破。年輕人都被逼得背井離鄉，大伯公大伯婆帶着我爺爺和姑婆，為了躲避戰亂，沿着塘面上前面這條路北再往南到了大埔碼頭，歷經生死劫難，到了當時的馬來亞新加坡，從事中藥業生意，直至新加坡獨立建國，都沒回到家鄉。二叔公因為公太、婆太已經年老，留在了家鄉，帶着年幼的滿公太進家裏的深山，繼續着造紙的營生，還燒炭貼補家用，造紙廠得以延續到解放後。

1950年代，爺爺在公太的一再催促下回家娶妻生子，從馬來亞回到了內地。由於孩子小，爺爺在內地多呆了幾年，此時內地剛剛解放，也還是百廢待興，私營經濟政策不明朗，公太年紀也大了，造紙已經無法繼續，沒有什麼事可做，為了活路，農閒時爺爺也跟著二叔公、滿叔公深入山林，繼續燒炭的營生。再後來，因為爺爺是歸國華僑的緣故，1960年國家出了政策，可以安排工作了，離開了老家。因為家中青壯年的出走，也讓塘面上消停了幾年。

香港的流行文化濾鏡

我總覺得香港是自帶濾鏡的，港產電影、TVB電視劇、港樂、廣東話、粥粉麵店、茶餐廳、糖水舖、叮叮車、天星小輪、當舖、遍布街頭的霓虹燈廣告牌、找換店、香港警察、飛虎隊、逼仄的街巷、瘦骨伶仃卻又擁擠不堪的樓宇、人煙稠密的旺角、銅鑼灣、黃大仙、車公廟、麥理浩徑、風景無敵的維港兩岸……上個世紀迄今，香港創造的流行文化，透過電影、音樂、服飾等，覆蓋並影響了全世界的華人社區。特別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開始，當電視機逐漸成為普通消費品，香港以及香港代表的流行文化，猶如平原上的風，拂過了每一株生機勃勃的小草。即使是內地極為偏遠的山村，提起劉德華、甄妮、郭靖、黃蓉、傅七公、梅超風，哼起羅文、龍鳳的歌，都能找到看過聽過的人。也正因為如此，開放個人遊後，內地訪港遊客的人數在疫情前，幾乎連年暴增。現在，一切正在加速復常，在內地年輕人中間風靡的短視頻平台小紅書，也跟着掀起了濃郁熱烈的香港打卡風潮。

細細看去，獲得最多播放和讚的畫面，在香港人眼裏都是慣常的生活場景：堅尼地城的落日、沙灣徑海邊、西環泳棚棧橋、莊士敦道叮叮車站、寶馬山鳥瞰維島、維港的天星小輪、西營盤通往海邊的一條狹窄街巷……似乎隨意走到哪一處，舉起鏡頭，就是一處能收割不菲流量的港產片片場。不由得讓人對香港流行文化後勁強大的熏染能力心生欽佩。因為造就了這種獨一無二的上鏡氣質、文藝氣息，和自帶故事感的場景效果，極具社交屬性，真正在改變和影響整個人類傳播方式的契合度，實在是太般配。

去年10月，特首李家超在施政報告中談及構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，提出要推廣香港流行文化，每年舉辦香港流行文化節。當時便頗為興奮，香港流行文化寶藏，終於要開始被系統性地發掘了。前幾日計劃成真，去參加了香港首屆流行文化節開幕禮，歌手李幸倪演唱情歌即場演唱了張國榮、梅艷芳主演的電影歌曲，她身後的熒幕上，昔日經典的影片片段逐一掠過，俊美文弱的十二少、淒婉哀怨的如花，瞬間把跟青春有關的記憶全部激活，環顧左右，我發現不少人頻頻眼眶。流行文化烙在大眾的共同記憶裏，也印在幾代人青澀美好的時光裏，是青春年少懵懂、魯莽、悸動的見證，有時候更是精神層面不可或缺



◆日前舉行的首屆香港流行文化節開幕禮的現場！ 作者供圖



落地觀察 湯禎兆

尚未完場——歐德禮

香港國際電影節播放紀錄片《尚未完場》之後，口碑很好，我也有幸一看。幾年前，關於保育皇都戲院的行動，令人印象深刻，眼看著其中一個主幹組織Walk in Hong Kong把保育的過程記錄下來，當然要支持。

一看，原來紀錄片着眼並非皇都戲院，而是其前身璇宮戲院。再下去，多是講其創始人歐德禮在香港的大半生。這位猶太人在香港度過重要的歲月，出身證券業，經歷過二戰之後，對人生看法不同，不想只賺錢後，於是投身至愛的娛樂事業。最驚訝的是，紀錄片告訴大家一段較為陌生的香港歷史——上世紀五十年代，民不聊生，但同時香港為重建商埠身份，吸納五湖四海的人扎根。在頹垣敗瓦之間，歐德禮立志為大眾引入娛樂，由海外古典樂手至大陸表演團，他以開放態度，不理政治，邀請不同的藝術家們來港演出，成就一時百花齊放的盛況。

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的娛樂工業史，大家都較聽得多，歐德禮之所以較少提及，一是時代較早，二是當年實在未算有太大回響，因為人民還在打拚，與七十年代之後繁榮盛世普天同慶的氣氛不同。但紀錄片卻提出有趣觀點，原來早於五十年代的香港，已有外籍人士引入多姿多彩的娛樂表演。歐德禮之後亦是為香港帶來Beatles、Carpenters之人，但紀錄片側重是更早的事，如梁款所言，那個五十年代，什麼也是第一次，以第一次來經驗第一次，是香港流行文化的初戀。

現在《尚未完場》只作有限度公映，可留意其專頁等其它資訊。在這段場地歷史裏（由璇宮講到大會堂、利舞臺），到如今在電影院公映，亦令人再次對香港娛樂工業背後的娛樂大亨心存感激。香港不是一個大地方，但幾十年來，在所說的「文化沙漠」中，我們有幸獲得不同的有心人，不理本地支持藝術文化，讓香港人獲得不一樣的眼界。如今，我們可以保留到皇都，也可以有非主流的新影院，實在不止僥倖，由衷想說一句：無限感激！



鵬情萬里 趙鵬飛